

歷代漢語音韻學文選

汪壽明選注

歷代漢語音韻學文選

汪壽明 選注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歷代漢語音韻學文選

汪壽明 選注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)

此書多在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如東印刷廠印刷

開本 850×1156 1/32 版頁 2 印張 6.75 字數 170,000

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5,000

統一書號：9186·35 定價：1.35 元

編　　例

一、本書可作高等院校中文系“歷代漢語音韻學文選”課之教材，亦可作“漢語音韻學”、“漢語史”、“中國語言學史”等課程之參考資料。

二、本書選注上自南北朝顏之推、下迄民初章太炎、黃季剛之論文共二十七篇，內容兼顧今音、古音及等韻；文章次序，基本依作者生活年代先後排列。

三、本書所選之文，概以某一底本為準，一般不加校勘；如遇問題，則於注文內加以說明。

四、每篇選文後均有作者簡介，以助讀者理解選文及了解作者之成就；如同一作者有兩篇選文，作者簡介則附於第一篇選文之後；個別作者，生平事蹟無可考，只得從簡。

五、詞語與語言文字有關者，注文力求詳盡，一般詞語則從略；遇有見仁見智不同者，則擇善而從；前文已有注，後文復出者，則注明見前某篇注；遇有不可解者，則存疑。

六、書末附錄兩篇，一篇加標點而不注，一篇不加點注，供學習者自我檢查之用。

七、注釋時，從先輩、時賢著作中獲得不少啓發教益，多處吸取其研究成果，或明言從某說，或不一一書明出處，特於此聲明。

編　　者　　一九八三年秋

目 錄

顏氏家訓·音辭	顏之推(1)
切韻序	陸法言(14)
唐韻序	孫 恬(21)
韻鏡序作	張麟之(26)
五音集韻自序	韓道昭(30)
韻會舉要自序	熊 忠(34)
中原音韻自序	周德清(39)
中原音韻·正語作詞起例(節選)	周德清(45)
毛詩古音考自序	陳 第(49)
答李子德書	顧炎武(55)
古詩無叶音(節選)	顧炎武(72)
類音(節選)	潘 束(80)
古韻標準例言(節選)	江 永(85)
六書音均表序	戴 震(94)
古十七部本音說	段玉裁(99)
江氏音學十書序	段玉裁(107)
古無輕脣音說	錢大昕(112)
舌音類隔之說不可信(節選)	錢大昕(118)

- 詩聲類(節選) 孔廣森(125)
與李方伯書 王念孫(133)
寄段茂堂先生書(壬申三月) 江有誥(139)
再寄王石臞先生書(壬午冬月) 江有誥(149)
切韻考·條例(節選) 陳澧(156)
韻學源流(節選) 莫友芝(162)
六朝人韻書分部說 王國維(170)
古音娘日二紐歸泥說 章太炎(175)
音略·略例 黃侃(186)

附 錄

- 答段若膺論韻丙申(節選) 戴震(192)
二十三部音準(節選) 章太炎(205)

顏氏家訓·音辭^[1]

顏之推

夫九州之人^[2]，言語不同，生民已來，固當然矣。自《春秋》標齊言之傳^[3]，《離騷》目《楚詞》之經^[4]，此蓋其較明之初也^[5]。後有揚雄著《方言》^[6]，其言大備。然皆考名物之同異，不顯聲讀之是非也。逮鄭玄注《六經》^[7]，高誘解《呂覽》、《淮南》^[8]，許慎造《說文》^[9]，劉薰製《釋名》^[10]，始有譬況假借以證音字耳^[11]。而古語與今殊別，其間輕重清濁，猶未可曉；加以內言外言^[12]、急言徐言^[13]、讀若之類，益使人疑。孫叔言創《爾雅音義》，是漢末人獨知反語^[14]。至于魏世，此事大行。高貴鄉公不解反語，以爲怪異^[15]。自茲厥後，音韻鋒出，各有土風，遞相非笑，指馬之諭^[16]，未知孰是。共以帝王都邑，參校方俗，考覈古今，爲之折衷^[17]。擁而量之，獨金陵與洛下耳^[18]。南方水土和柔，其音清舉而切詣，失在浮淺，其辭多鄙俗^[19]。北方山川深厚，其音沈濁而鉋鈍，得其質直，其辭多古語^[20]。然冠冕君子，南方爲優；閭里小人，北方爲愈。易服而與之談，南方士庶，數言可辯；隔垣而聽其語，北方朝野，終日難分^[21]。而南染吳、越，北雜夷虜^[22]，皆有深弊，不可具

論。其謬失輕微者，則南人以錢爲涎^[23]，以石爲射^[24]，以賤爲羨^[25]，以是爲祇^[26]；北人以庶爲戍^[27]，以如爲儒^[28]，以紫爲姊^[29]，以洽爲狎^[30]。如此之例，兩失甚多。至鄴已來，唯見崔子約、崔瞻叔姪，李祖仁、李蔚兄弟，頗事言詞，少爲切正^[31]。李季節著《音韻決疑》，時有錯失^[32]；陽休之造《切韻》，殊爲疎野^[33]。吾家兒女，雖在孩稚，便漸督正之；一言訛替，以爲已罪矣^[34]。云爲品物，未考書記者，不敢輒名^[35]，汝曹所知也。

古今言語，時俗不同；著述之人，楚、夏各異。《蒼韻訓詁》，反稗爲逋賣，反娃爲於乖^[36]；《戰國策》音刎爲免^[37]，《穆天子傳》音諫爲問^[38]；《說文》音戛爲棘，讀皿爲猛^[39]；《字林》音看爲口甘反，音伸爲辛^[40]；《韻集》以成、仍、宏、登合成爾韻，爲、奇、益、石分作四章^[41]；李登《聲類》以系音羿^[42]，劉昌宗《周官音》讀乘若承^[43]；此例甚廣，必須考校。前世反語，又多不切，徐仙民《毛詩音》反驟爲在邇，《左傳音》切椽爲徒緣，不可依信，亦爲衆矣^[44]。今之學士，語亦不正；古獨何人，必應隨其譌僻乎^[45]？《通俗文》曰：“入室求曰搜。”反爲兄侯。然則兄當音所榮反。今北俗通行此音，亦古語之不可用者^[46]。璵璠，魯人寶玉，當音餘煩，江南皆音藩屏之藩^[47]。岐山當音爲奇，江南皆呼爲神祇之祇^[48]。江陵陷沒，此音被於關中，不知二者何所承案^[49]。以吾淺學，未之前聞也。

北人之音，多以舉、莒爲矩；唯李季節云：“齊桓公與管仲於臺上謀伐莒，東郭牙望見桓公口開而不閉，故知所言者莒也。然則莒、矩必不同呼。”此爲知音矣^[50]。

夫物體自有精麤，精麤謂之好惡；人心有所去取，去取謂之好惡^[51]。此音見於葛洪、徐邈^[52]。而河北學士讀《尚書》

云好生惡殺。是爲一論物體，一就人情，殊不通矣^[53]。

甫者，男子之美稱，古書多假借爲父字；北人遂無一人呼爲甫者，亦所未喻。唯管仲、范增之號，須依字讀耳^[54]。

案：諸字書，焉者鳥名，或云語詞，皆音於愆反。自萬洪《要用字苑》分焉字音訓：若訓何訓安，當音於愆反^[55]，“於焉逍遙”，“於焉嘉客”^[56]，“焉用佞”，“焉得仁”^[57]之類是也；若送句及助詞，當音矣愆反^[58]，“故稱龍焉”，“故稱血焉”^[59]，“有民人焉”，“有社稷焉”^[60]，“託始焉爾”^[61]，“晉、鄭焉依”^[62]之類是也。江南至今行此分別，昭然易曉；而河北混同一音，雖依古讀，不可行於今也。

邪者，未定之詞^[63]。《左傳》曰“不知天之棄魯邪？抑魯君有罪於鬼神邪”^[64]、《莊子》云“天邪地邪”^[65]、《漢書》云“是邪非邪”^[66]之類是也。而北人卽呼爲也，亦爲誤矣^[67]。難者曰：“《繫辭》云：‘乾坤，《易》之門戶邪？’此又爲未定辭乎？”答曰：“何爲不爾！上先標問，下方列德以折之耳^[68]。”

江南學士讀《左傳》，口相傳述，自爲凡例，軍自敗曰敗，打破人軍曰敗。諸記傳未見補敗反，徐仙民讀《左傳》，唯一處有此音，又不言自敗、敗人之別，此爲穿鑿耳^[69]。

古人云：“膏梁難整。”^[70]以其爲驕奢自足，不能勸勵^[71]也。吾見王侯外戚，語多不正，亦由內染賤保傅^[72]，外無良師友故耳。梁世有一侯，嘗對元帝飲謔，自陳“癡鈍”，乃成“颺段”^[73]，元帝答之云：“颺異涼風，段非干木。”^[74]謂“郢州”爲“永州”^[75]，元帝啓報簡文，簡文云：“庚辰吳入，遂成司隸”^[76]。如此之類，舉口皆然。元帝手教諸子侍讀，以此爲誠。

河北切攻字爲古琮，與工、公、功三字不同，殊爲僻也^[77]。

比世有人名暹，自稱爲纖^[78]；名琨，自稱爲袞^[79]；名洸，自稱爲汪^[80]；名鈞，自稱爲鴻^[81]。非唯音韻舛錯，亦使其兒孫避諱紛紜矣。

據王利器《顏氏家訓集解》本卷第七

【作者簡介】 颜之推(公元 531—約 590 年以後)，字介。琅琊臨沂人。初仕梁元帝，爲散騎侍郎；宇文泰破江陵後，顏氏不願爲國仇臣屬，率妻子奔齊，官至黃門侍郎、平原太守；齊亡後入北周，爲御史中士；隋開皇中，太子召爲學士，旋病故。顏氏“生於亂世，長於戎馬，流離播越，聞見已多”，學識極爲淵博。主要著作爲《顏氏家訓》二十篇。文字方面：顏氏以識字爲作學問之根本，“夫文字者，坟籍根本”，故極重視《說文》；然亦能不拘泥固執，作到“通變”以合時，他說：“吾昔初看《說文》，蚩薄世字，從正則懼人不識，隨俗則意嫌其非，略是不得下筆也。所見漸廣，更知通變，救前之執，將欲半焉。若文章著述，猶擇微相影響者行之，官曹文書，世間尺牘，幸不違俗也。”訓詁方面：顏氏解釋古書之字義，不特重視古人之字書，尤注意實際生活情況；時或尙能指出前人或同時代人所撰字書、韻注之得失，《顏氏家訓·書證》中多爲此種例證。音韻方面：顏氏既注意了地域不同而語言有異，亦注意到時代不同而聲韻有變；《音辭》篇集中表現了顏氏此種學識。陸法言編《切韻》時，多處採用了顏氏意見。

【注釋】

- [1] 《顏氏家訓》：凡二十篇。記錄了顏之推對立身治家、直至品第文藝等一系列問題之見解，多異於世俗，不流于凡庸。書成於隋開皇年間。《音辭》篇“專爲辨析聲韻而作，斟酌古今，掎摭利病；具有精義，實爲研究古音者所當深究”。
- [2] 九州：相傳我國古代中原分爲九州，州名未有定說。據《書·禹貢》爲：冀、兗、青、徐、揚、荆、豫、梁、雍。
- [3] 清趙曠明曰：“《春秋公羊·隱五年傳》：‘公曷爲遠而觀魚？登來之也。’

注：‘登來，讀言得來。得來之者，齊人語也；齊人名求得爲得來，其言大而急，由口授也。’又《桓六年正月》‘寃來’《傳》：‘曷爲謂之寃來？慢之也。曷爲慢之？化我也。’注：‘行過無禮謂之化，齊人語也。’詳見《因學紀聞》七。”宋王應麟《困學紀聞》卷七：“公羊子，齊人，其傳《春秋》多齊言。”

[4] 楚詞：或作楚辭。此言《離騷》多楚人語。

[5] 輓：較然，明貌。

[6] 揚雄：（公元前53——公元18年）字子雲，蜀郡成都人。少即好學，善作辭賦；后謂此乃“雕蟲篆刻”，“壯夫不爲”，轉攻哲學，寫有《法言》、《太玄》。揚氏還精於文字之學，多識古文奇字，曾編過《訓纂篇》（已佚）。《方言》亦爲揚雄所編。《方言》：全名爲《韜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》，乃我國第一部方言辭典。今本十三卷，收字凡一萬二千個。該書廣泛收錄了兩漢時代黃河流域及長江流域絕大部份地區之方言。全書雖未標門類，然大致按《爾雅》體例，分類編次。訓詁方法爲先舉出一詞，然後分別說明各地不同之稱謂。

[7] 鄭玄：（公元127——200年）字康成，北海高密人。東漢著名經學家。潛心著述，在古文經學基礎上，吸收今文經學，廣探來說，遍注羣經，爲漢代經學之集大成者。《六經》：一般指《易》、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春秋》。《莊子·天運》云：“孔子謂老聃曰：‘丘治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經，……’”係關於《六經》最早之記載。《樂經》早亡佚。然鄭玄所注之《六經》，據《後漢書·鄭玄傳》及有關資料，當爲《周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毛詩》、《儀禮》、《禮記》及《周禮》。

[8] 高誘：涿郡涿人。東漢經學家。著有《孟子章句》（今佚）、《孝經注》（今佚）、《戰國策注》（今殘）、《淮南子注》（今與許慎注相雜）、《呂氏春秋注》。《呂覽》：即《呂氏春秋》，戰國末呂不韋集合門客共同編寫而成，爲雜家之代表作。《淮南》：即《淮南子》，亦名《淮南鴻烈》，西漢淮南王劉安及其門客著，亦係雜家著作。

[9] 許慎：（約公元58——約147年）字叔重，汝南召陵人。東漢經學家、文字學家。許氏博採通人，撰《說文解字》，歷時二十一載。《說文》：《說文解字》之簡稱。正文十四卷，敍目一卷。收字九千三百五十三個，又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個。首創部首編排法，按文字形體及偏旁構造，分列五

百四十部。係我國第一部系統分析字形、考究字源之字書，對後世影響極大。

- [10] 劉熙：或作劉熙，字成國，北海人。漢末訓詁學家。《釋名》：原題漢北海劉熙成國撰。按《後漢書·文苑傳》云劉珍撰《釋名》，而《三國志·吳·曇傳》則云劉熙作《釋名》；依清畢沅考證，蓋劉珍先有《釋名》，後劉熙加以補充而成。全書凡二十七篇，體例倣《爾雅》，而用音訓，以音同、音近之字釋義。對探究語源、辨證古音、古義有參考價值；然多有穿鑿附會之處。
- [11] 諺況：即以打比方、作比較以及描寫發音情況之方法來替某字注音。如高誘注《淮南子》中之“旄”字：“讀近綢繆之纏，急氣音乃得之。”意謂以“急氣”之法讀“纏”即可得“旄”。假借：此假借即為讀若法。如高誘注《呂覽·貴公》中之“貶”字：“讀車筆之笮。”
- [12] 內言外言：漢代注家諺況字音之用語。《公羊·宣公八年》：“曷為或言而，或言乃？”何休注：“言乃者，內而深；言而者，外而淺。”據今人周祖謨先生意見，所謂內外者，蓋指韻之洪細而言，言內者洪音，言外者細音。
- [13] 急言徐言：亦稱急言緩言，或急氣緩氣，漢代注家諺況字音之用語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：“亡馬不發戶轔。”高誘注：“轔讀近鄰，急氣言乃得之也。”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：“蛟龍水居。”高誘注：“蛟讀人情性交易之交，緩氣言乃得耳。”周祖謨先生謂：“急氣緩氣之說，似與聲母聲調無關，其意當亦指韻母之洪細而言。蓋凡言急氣者，多為細音字，凡言緩氣者，多為洪音字。”
- [14] 孫叔言：當作孫叔然。《隋書·經籍志》：“《爾雅音義》八卷，孫炎撰。”孫炎，字叔然，三國時魏人，經學家、訓詁學家。著有《爾雅音義》，以反切注音，今已佚。反語：即反切。決非一人創造，亦非起於孫叔然。章太炎先生於《國故論衡》中早已提出反切非始於孫叔然。蓋漢末時已有反切，然尚未盛行，逮孫叔然時始推而廣之。
- [15] 高貴鄉公：曹髦，字彥士，魏文帝曹丕之孫。據《經典釋文·序錄》，高貴鄉公曾著有《左傳音》三卷。《釋文》於《左傳·莊公四年》“梁溠”下引“高貴鄉公音側嫁反”，與此處“不解反語，以為怪異”有齟齬。故或懷疑高貴鄉公於《左傳》“梁溠”下本直音“詐”，而陸德明改為“側嫁反”。

- [16] 指馬之諺: 諺, 通喻。語出《莊子·齊物論》: “以指喻指之非指, 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; 以馬喻馬之非馬, 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。天地, 一指也; 萬物, 一馬也。”
- [17] 究: 卽核, 仔細查對。折衷: 亦作折中, 取正之意。
- [18] 推: 或作“權”, 衡、斟之意。金陵: 卽建康, 今南京。爲六朝(吳、東晉、宋、齊、梁、陳)之都城。洛下: 卽洛陽。爲魏、西晉、後魏之都城。中國歷代大率以京城語言作通語。洛陽爲東漢以降幾百年都城之所在地, 北魏孝文帝還都洛陽後更是“斷諸北語(係指鮮卑語), 一從正音(疑即爲洛陽音)。”西晉滅後, 司馬睿重建政權於江南, 定都建康, 號東晉, 南朝宋、齊、梁、陳繼之以建康爲都, 共二百餘年, 建康音遂成南中國之正音。蓋當時韻書之作, 北人多以洛陽音爲主, 南人多以建康音爲宗, 故云。
- [19] 清舉而切詣: 謂輕而尖。鄙俗: 鄰陋、俗俚, 指方言俚語。
- [20] 沈濁而鈍鈍: 謂重而粗。質直: 質樸、率直之意。語出《論語·顏淵》: “質直而好義。”多古語: 多爲書記相承應用之語。《經典釋文·序錄》云: “方言差別, 固自不同, 江北、江南, 最爲鉅異。或失在浮清, 或滯於重濁。”與顏說同。
- [21] 冠冕: 仕宦之代稱。愈: 勝意。士: 《漢書·食貨志》: “學以居位曰士。”庶: 泛指無官爵之平民。朝野: 卽士庶之意。此四句爲論南北士庶語言之優劣。由士庶之分觀之, 南方庶多操吳音, 而士多爲北音, 北方則士庶語言相同, 故“南方士庶, 數言可辯”, “北方朝野, 終日難分”。然若就南北士族言之, 則南方之士爲優。
- [22] 南: 謂南音, 建康音。北: 謂北音, 洛陽音。此兩句言建康音仍染有不少吳語之影響, 洛陽音因鮮卑拓跋氏入主中原, 雜了不少夷虜之音。
- [23] 錢: 《廣韻》“昨仙切”, 下平二仙韻, 從母。涎: 《廣韻》“夕連切”, 下平二仙韻, 邪母。錢、涎二字, 韻同而聲異。
- [24] 石: 《廣韻》“常隻切”, 入聲二十二昔韻, 褚母。射: 《廣韻》“食亦切”, 入聲二十二昔韻, 牀母三等。石、射二字, 韵同而聲異。
- [25] 賤: 《廣韻》“才線切”, 去聲三十三線韻, 從母。羨: 《廣韻》“似面切”, 去聲三十三線韻, 邪母。賤、羨二字, 韵同而聲異。
- [26] 是: 《廣韻》“承紙切”, 上聲四紙韻, 褚母。紙: 謋之俗字。《廣韻》“神紙

切”，上聲四紙韻，牀母三等。是、紙二字，韻同而聲異。此四句謂南人讀錢爲涎，讀賤爲磼，乃從、邪兩母不分；誤石爲射，誤是爲紙，乃牀母三等與禪母不分。由此可見，南人語音，聲多不切。

[27] 庶：《廣韻》“商署切”，去聲九御韻，審母。戌：《廣韻》“傷遇切”，去聲十遇韻，審母。庶、戌二字，聲同而韻異。

[28] 如：《廣韻》“人諸切”，上平九魚韻，日母。儒：《廣韻》“人朱切”，上平十虞韻，日母。如、儒二字，聲同而韻異。

[29] 紫：《廣韻》“將此切”，上聲四紙韻，精母。姊：《廣韻》“將几切”，上聲五旨韻，精母。紫、姊二字，聲同而韻異。

[30] 治：《廣韻》“侯夾切”，入聲三十一洽韻，匣母。狎：《廣韻》“胡甲切”，入聲三十二狎韻，匣母。治、狎二字，聲同而韻異。此四句謂北人以庶爲戌、以如爲儒，是魚、虞韻不分；以紫爲姊，是支、脂韻無別；讀治爲狎，是洽、狎韻不分。由此可見北人分韻之寬。

[31] 鄭：在今河南安陽。顏之推至鄭，當在北齊天保八年（公元558年）。崔子約：清河東武城人。據《北史》，魏定武中爲平原公開府祭酒。崔瞻：崔子約兄崔僕之子。《北齊書》作“崔瞻”，《北史》作“崔瞻”。《北史》是也。齊大寧元年除衛尉少卿，後遷吏部郎中。李祖仁：李岳，頓丘人。李諧之子，官中散大夫。李蔚：李岳之弟，少清秀，有襟期倫理，涉觀史傳，專屬文辭，甚有時譽。仕齊，卒於秘書丞。因北人士族多雜有鄉音，不如南方士族之注意聲韻，而崔氏叔姪、李氏兄弟頗注意聲韻，故云“唯見”。

[32] 李季節：名概，趙郡平棘人。少好學。爲齊文襄大將軍府行參軍，後爲太子舍人，卒於并州功曹參軍。與崔瞻爲莫逆之交。著有《音韻決疑》、《音譜》等書，皆亡。《音韻決疑》：《文鏡秘府論》（天冊）作《音譜決疑》。《日本國見在書目》亦有《音譜決疑》，注“齊太子舍人李節撰”。則作《音韻決疑》者疑誤也。《音譜》之分韻，敦煌本王仁昫《切韻》猶記其梗概，如佳、皆二韻不分，先、仙二韻不分，蕭、宵二韻不分，庚、耕、青三韻不分，尤、侯二韻不分，咸、銜二韻不分，分韻較寬，均與陸法言之《切韻》不合，故顏氏云“時有錯失”。

[33] 陽休之：字子烈，右北平無終人。少勤學，愛文藻，仕齊爲尚書右儀射。《切韻》：《隋書·經籍志》：“《韻略》一卷，陽休之撰。”此處言《切韻》，

當即爲《韻略》。已亡。然王仁昫《切韻》尚記其分韻之大概，如冬、鍾、江不分，元、痕、魂不分，山、先、仙不分，蕭、宵、肴不分，與陸法言之《切韻》不合。其分韻之寬，甚於李季節《音譜》，故顏氏譏其疎野也。

[34] 詛替：詛譏差替。

[35] 云爲：猶言所爲。品物：器物。書記：書籍。輒名：隨意稱說。

[36] 《蒼韻訓詁》；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：“漢興，間里書師合《蒼韻》、《爰歷》、《博學》三篇，斷六十字以爲一章，凡五十五章，并爲《蒼韻篇》。”《蒼韻篇》四字爲句，有韻可尋，首句爲“蒼韻作書”，故名。所收多爲當時日常所用基本字詞；常將同義、近義或反義之詞置於一處，便於對比、辨析，并以類相從，對後代字書編纂“分別部居”頗有影響。後漢杜林曾撰《蒼韻訓詁》，書今不傳。反辟爲逋賣、辟，《廣韻》“傍卦切”，爲并母字；而逋賣反之並爲幫母字，清濁不同。顏之推以爲辟當讀傍卦切，逋賣反爲非。反娃爲於乖：娃，《廣韻》“於佳切”，屬上平十三佳韻；若作於乖反，乖在上平十四皆韻，則娃亦當屬皆韻，顏氏以爲非。

[37] 《戰國策》音，當在高誘注內，今高注缺佚不齊，無以取證。周祖謨先生謂：“考刎之音免，殆爲漢代青、齊之方音。如《釋名·釋形體》云：‘吻，免也，入之則碎，出則免也。’吻、刎同音，劉成國以免訓刎，取其音近，與高誘音刎爲免正同。”

[38] 今本《穆天子傳》三：“道里悠遠，山川間之。”郭注：“間音諫。”然由此顏氏“音諫爲間”語，知“山川間之”本作“山川諫之”，郭讀諫爲間，用漢人易字之例；後人援注以改正文，又援正文以改注，遂成“山川間之”。諫，《廣韻》“古晏切”，屬去聲三十諫韻；間，《廣韻》“古覓切”，屬去聲三十一禡韻。諫、間韻不同類，故顏氏以郭注爲非。

[39] 犧，《說文》：“駿也，從戈百，讀若犧。”犧，《廣韻》“古黠切”，屬入聲十四黠韻；犧，《廣韻》“紀力切”，屬入聲二十四職韻，故顏氏以犧音犧爲非。其實犧字本有二音，一古黠反，一紀力反，二者之訓釋亦不相同。後世之韻書只作古黠反，而紀力一音乃湮沒無聞矣。幸《說文》存之。皿，《廣韻》“武永切”；猛，《廣韻》“莫杏切”，俱在上聲三十八梗韻。然皿係三等字，猛係二等字，故顏氏以皿音猛爲非。

[40] 《字林》：字書，晉呂忱著。部目依據《說文》，收字一萬二千八百二十四，爲補《說文》漏略而作。今不傳。看，《廣韻》“苦寒切”，屬上平二十

五寒韻。口甘切，則當爲下平二十三談韻字。《字林》音看爲口甘反，不知甘字有誤，抑爲晉時方音之異？未詳。仲，《廣韻》“失人切”；辛，《廣韻》“息鄰切”。仲、辛二字同屬上平十七真韻，但仲爲審母三等字，辛爲心母字，韻同而聲異。

- [41] 《韻集》：韻書，呂忱之弟呂靜著，以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分作五卷。今不傳。成，《廣韻》“是征切”，屬下平十四清韻；仍，《廣韻》“如乘切”，屬下平十六蒸韻；宏，《廣韻》“戶萌切”，屬下平十三耕韻；登，《廣韻》“都滕切”，屬下平十七登韻。成、仍、宏、登當分作四韻，而呂靜《韻集》以成、宏爲一類，仍、登爲一類，故曰“合成兩韻”。爲，《廣韻》“遠支切”，奇，《廣韻》“渠羈切”，均爲上平五支韻；益，《廣韻》“伊昔切”，石，《廣韻》“常隻切”，均爲入聲二十二昔韻。而《韻集》又別爲、奇爲二韻，益、石爲二韻，故曰“分作四章”。
- [42] 李登：三國時魏人，生平不詳。《聲類》：我國最早之韻書，李登編，今不傳。據唐封演《聞見記》：“魏時有李登者，撰《聲類》十卷，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，以五聲命字，不立諸部。”系，《廣韻》“胡計切”，羿，《廣韻》“五計切”，二字同屬去聲十二齊韻；然系爲匣母字，羿爲疑母字。李登以系音羿，乃牙喉音相混，故顏氏非之。
- [43] 劉昌宗：晉時人，生平不詳。《周官音》：據《經典釋文·序錄》所記，爲劉昌宗著，一卷。今佚。乘，《廣韻》“食陵切”，下平十六蒸韻，牀母三等。而《經典釋文》云：乘，“劉音常蒸反”，即承字音。承，《廣韻》“暑陵切”，下平十六蒸韻，禪母。乘、承二字，顏氏以爲有別，不宜混同。
- [44] 徐仙民：徐邈，晉時人。《隋書·經籍志》：“《毛詩音》二卷，《春秋左傳音》三卷，并徐邈撰。”驥，《廣韻》“鋤祐切”，去聲四十九肴韻，牀母；如讀作在邈切，當爲去聲五十俟韻，從母。以邈切驥，韻不同，故顏氏斥其非。然在邈與鋤祐，聲亦不同，牀、從不同類。周祖謨先生謂：“疑今本‘在’爲‘仕’字之誤，仕，在形近而訛。鋤、仕皆牀母字也。”據，《廣韻》“直攀切”，下平二仙韻，澄母；如讀作徒緣切，當爲仙韻、定母字。澄、定二母古音爲一類，及顏之推時或已有別，故曰“不可依信”。
- [45] 謔、僻：均爲不正。顏氏意謂，前代反語有訛僻不切於今音者，則不宜隨和。
- [46] 搜，《廣韻》“所鳩切”。顏氏意搜當音所鳩切，若依服虔音，反兄侯爲

搜，則兄當反爲所榮矣，豈不乖謬。服音雖古，亦不可承用，故曰“今北俗通行此音，亦古語之不可用者”。

[47] 瑞璠：《說文》：“瑞璠，魯之寶玉。”璠，《廣韻》“附袁切”，上平二十二元韻，奉母，與煩同音。璠，《廣韻》有兩讀：一爲附袁切；璠屏之璠作甫袁切，亦屬元韻，但爲非母。

[48] 歧，《廣韻》“巨支切”，上平五支韻，羣母，與神祇之祇同音。奇，《廣韻》“渠羈切”，亦爲支韻、羣母。但奇係三等字，歧、祇係四等字，等第有差。

[49] 江陵陷沒：指齊破滅，因齊和帝卽位於江陵。江陵，卽今湖北江陵縣治。被於關中：及於關中。關中，指南陝西渭河流域一帶。案：文案也。

[50] 此引李季節之言，當見《音譜決疑》。舉、莒，《廣韻》皆“居許切”，上聲八語韻，見母。矩，《廣韻》“俱雨切”，上聲九麌韻，見母。顏氏舉此以見魚虞二韻，北人多不能分。桓公伐莒事，見《管子》。李季節舉此，證莒、矩音呼不同，蓋莒爲開口，矩爲合口，故東郭牙望桓公口閉而不閉，知其所言者莒也。

[51] 物之精美者謂之好(hǎo)，音呼皓切；粗劣者謂之惡(è)，音烏各切。心之所愛所取者謂之好(hào)，音呼號切；所憎所去者謂之惡(wù)，音烏故切。此爲四聲別義之例。

[52] 葛洪：字稚川，自號抱朴子，東晉時人。著有《要用字苑》等。徐邈：見前注[44]。以四聲區別字義，始於漢末。好、惡之有二音，當非葛、徐所創。

[53] 好生惡殺：宋本原注：“好，呼號反。惡，於各反。”故云“一論物體，一就人情，殊不通矣。”

[54] 甫，《說文》：“男子美稱也。”《廣韻》“方矩切”，上聲九麌韻，非母。父，《廣韻》“扶雨切”，上聲九麌韻，奉母。甫、父音近，故經傳多假父爲甫。北人不知父爲甫之假借，輒依字而讀，故顏氏譏之。遂：竟。管仲：號仲父。范增：號亞父。

[55] 無音於愆反，用作副詞，與安（烏寒切）、惡（哀都切）係一聲之轉。於、烏、哀均爲影母字。

[56] 見《詩·小雅·白駒》。

[57] 見《論語·公冶長》。